

# 輯刊 文學研究 古典

曾永義  
主編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四編 第5冊

## 《柳毅傳書》與 《張生煮海》研究

廖玉蕙 著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四 編

曾 永 義 主編

第5冊

《柳毅傳書》與《張生煮海》研究

廖 玉 蕙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柳毅傳書》與《張生煮海》研究／廖玉蕙 著 — 初版 — 台北  
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民 101〕

目 2+160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四編；第 5 冊）

ISBN：978-986-254-754-0（精裝）

1. 志怪小說 2. 文學評論 3. 劇評

820.8

101001731

ISBN-978-986-254-754-0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四 編 第 五 冊

ISBN：978-986-254-754-0

## 《柳毅傳書》與《張生煮海》研究

作 者 廖玉蕙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mailto: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2 年 3 月

定 價 四編 32 冊（精裝）新台幣 5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柳毅傳書》與《張生煮海》研究

廖玉蕙 著

## 作者簡介

廖玉蕙，東吳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曾獲中山文藝獎、吳魯芹散文獎、五四文藝獎章及中興文藝獎。多篇作品被選入高中、國中課本及各種選集。創作有《後來》、《純真遺落》、《廖玉蕙精選集》、《像我這樣的老師》、《五十歲的公主》、《純真遺落》、《不關風與月》、《文學盛筵——談閱讀教寫作》……等三十餘冊及學術專著《細說桃花扇》、《人生有情淚沾臆——唐人小說的美麗與哀愁》……等。曾編選《繁花盛景——台灣當代新文學選本》、《中華現代文學大系——散文卷》等多種。

## 提 要

傳奇文深受碑傳文體之影響，產生許多以人物為主題之小說，〈柳毅〉即為此中典型。〈柳毅〉敘落第書生為龍女傳書，後乃結為婚姻事。元代雜劇復有《張生煮海》，溯其淵源，似亦自〈柳毅〉文脫出，一寫洞庭龍女，一敘東海龍女，皆關涉龍女與人類之戀情，清人李笠翁為之作合，演為《蜃中樓》。其中，〈柳毅〉歷經宋、元、明、清作者之敷衍潤色，重要作品尚有元·尚仲賢作雜劇《洞庭湖柳毅傳書》、明·許自昌作傳奇《橘浦記》、清·何鏞作雜劇《乘龍佳話》及清·皮黃《龍女牧羊》……數種，其結構、情節、人物等已和原作單純、浪漫之面目大相逕庭。此中之層累進程、傳承關係、與《張生煮海》結合狀況即為本文之重心所在。

全書共分五章，首章緒論，略探戲劇題材蹈襲之因；次章探本溯源，詳述其傳承；三章言其演進及合流，兼考作者與本事；四章評騭作品，析其內容、論其結構，並評論缺失；五章結論。

文後另有附錄兩篇，〈唐人志怪小說中異類婚姻的幾點觀察〉由〈柳毅〉中之異類聯姻，擴而及於唐傳奇中相關異類婚戀故事，詳究其締結、破滅及各式異類婚姻趨勢，並取唐人現實婚姻加以驗證，以見小說與現實之關連。〈夷堅志中異類婚戀故事的幾點觀察〉則更進而取宋筆記小說《夷堅志》同類小說，先歸納異類婚姻的對象，再敘宋代異類婚戀故事中各自潛藏的集體潛意識，並取與唐代小說相較，並提出個人的幾點另類觀察。

# 前言

我國稗說至明清而大興，遠溯淵源，雖濫觴於先秦，實振采於有唐。唐人傳奇，語怪則逾於博物、述異，搜奇則極於山經、十洲，紅紫繽紛，瓊琚錯落，斯亦極稗海之偉觀矣！故後世劇曲家輒取之以爲資材。夫戲曲之道至有元而特盛，明清踵繼前賢，創作尤夥。曲家假曲詞科白、藉優孟衣冠以摹寫胸臆、觀照人性，與稗說之經緯文心、微言譎諫，裨教化而移風俗，陶淑斯民以同歸中正者，其致一也。故二者雖皆不見重於古昔，然方今文運丕變，但精一藝，俱可詣道，劇曲稗說，殆成顯學，信知自來街巷之爲談助者，咸有妙理存焉。

余少好稗說戲曲，頗生董理之心。自入上庠，盧師聲伯（元駿）啓蒙先路，臺師靜農、鄭師因百（騫）、張師清徽（敬）奠基登階，朝夕浸淫，愛悅尤深。前歲，得讀臺師「佛教故實與中國小說」大文，深服其論，乃沿波討源、振葉尋根，上溯其與中國水神故事之淵源，下探其於戲曲之影響，鉤玄扼要，作爲此篇，縷述一得之愚，愧未深究其是也。

全書內容，共分五章。首篇緒論，略探戲劇題材蹈襲之因；次章探本溯源，詳述其傳承；三章言其演進及合流，兼考作者與本事；四章評騭作品，析其內容、論其結構，並評及缺失；五章結論。撰述中，蒙張師清徽之啓迪、指示，獲益實多。然曲海浩瀚，以臨川之詞采而有「拗折嗓子」之病，以吳江之矩矱而有「毫鋒殊拙」之誚，樂府之精微、音聲之難治也如此，余雖從學數載，摸索不免迷失，探究或陷訛謬，淹雅君子，幸教益之。



# 目

# 次

|                                           |     |
|-------------------------------------------|-----|
| 前 言                                       |     |
| 第一章 緒 論                                   | 1   |
| 第二章 探本溯源                                  | 7   |
| 第一節 我國水神故事之影響                             | 7   |
| 第二節 佛經中入海求寶故事之影響                          | 16  |
| 第三章 柳毅傳書與張生煮海故事之演進及合流                     | 43  |
| 第一節 作者與本事考略                               | 43  |
| 第二節 故事之演進及合流                              | 52  |
| 第四章 作品評騭                                  | 59  |
| 第一節 小說之評騭                                 | 59  |
| 第二節 劇作之評騭                                 | 65  |
| 一、主題                                      | 65  |
| 二、人物                                      | 70  |
| 三、曲文                                      | 76  |
| 四、賓白                                      | 81  |
| 五、科譚                                      | 85  |
| 六、用韻                                      | 87  |
| 七、聯套                                      | 91  |
| 八、分場及分腳                                   | 106 |
| 第五章 結 論                                   | 117 |
| 重要參考書目                                    | 119 |
| 附錄一：唐人志怪小說中異類婚姻的幾點觀察                      | 123 |
| 附錄二：《夷堅志》中異類婚戀故事的幾點觀察<br>——兼論與唐代異類婚戀故事的比較 | 145 |

# 第一章 緒 論

“Fiction”一詞，其涵義總括小說 Novel、詩歌 Poem 與戲劇 Drama，凡以想像連貫之事實說明人生真理者，皆可謂之“Fiction”，故歐洲古代，小說、詩歌、戲劇實係三者一體，密不可分。而中國小說之外形，雖與詩歌、戲曲爲兩途，然就其內容及技巧言，亦自有其流長之淵源。中國古典戲劇向小說及歷史故事取材，幾已成爲積習，作者鮮有專爲戲劇憑空結撰、獨運機杼。而同一題材演爲二、三種形式之戲劇倒是常見。宋元南戲沿襲唐人傳奇小說，明傳奇改編自元雜劇，清代皮黃復取材明傳奇，如是陳陳相因，遂成戲劇題材之一大特色。

何以劇作家多於歷史及傳說中不惜舊事新編、蹈襲再三？吳梅《顧曲塵談·製曲章》論酌事實云：

明人院本頗喜采唐人小說……。是以詞家所譜事實，宜合於情理之中，最妙以前人說部中可感可泣、有關風化之事，揆情度理，而飾之以文藻，則感動人心、改易社會，其功可卷也。且愚意以爲，用故事較臆造爲易，何也？故事已有古人成作在前，其篇幅結構，不必自我用心，但就原文編次，自無前後不接、頭腳不稱之病。至若自造一事，必須先將事實布置妥貼，其有挂漏之處，尤宜隨時補湊，以較用故事編次者，其勞逸爲何如？事半功倍。文人亦何樂而不爲哉？

此文前半由社會教化言之，以爲以膾炙人口之題材作劇最易感動人心。傳統戲劇旨在補風化、動觀聽，取材觀眾所熟悉之小說及歷史，自最易收事半功倍之效。後半乃就編劇之勞逸立論，改編前人作品，於關目布置、排場處理上有所憑藉，亦可節省精力，以便專意於文辭之表現，倘再稍用心思，尤易

超邁前人。

日人吉川幸次郎更進而自中國文學之傳統觀念剖析，以為我國固有之倫理觀念，一向重視實際經驗，不重視空想之產物，空想之事務常為倫理觀念所禁止。因此，文學旨趣乃在將已構成之事實，以優美之語言出之，而非以空想構成新事實為鵠的。因之：

中國文學之傳統觀念，與其說重視所歌唱的故事，毋寧說更重視所歌唱的文字。（《元雜劇研究》下篇〈元雜劇的文學〉）

吉川並以寧獻王《太和正音譜》古今群英樂府格勢之品評有元諸名家，俱以文辭之工拙而非構成之工拙為證，認為批評家關心之所在即聽眾關心之所在。觀眾既以文辭之工拙為中心，故：

雜劇所歌唱的事件，與其用聽眾不熟悉的故事，毋寧用眾所周知的事件來得方便一些。因為如已知道故事的內容，聽唱的時候，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歌辭的表現上面；反之，如果事件太新奇，那麼注意力便被新奇的事件所吸引，因而對於歌辭的關心，也就要鬆懈了。

（《元雜劇研究》下篇〈元雜劇的文學〉）

確實，我國古典戲劇之美學基礎係詩歌、音樂與舞蹈。作者最關切者為文辭之精湛，演員則講求歌聲之動聽與身段之曼妙，觀眾便由此而達賞心樂事之目的。如係熟習之本事，觀眾則可集中注意於歌、舞、樂之聆賞。反之，則須費心於情節之探索，如此便鬆懈於歌、舞、樂之聆賞而無法掌握古典劇曲所欲表現之真諦矣！

除上述教化之目的、作者編劇之便利及觀眾聆賞之集中外，取材歷史及傳統故事復可逃避現實。此點曾永義先生於〈中國古典戲劇的特質〉一文中闡述至明：

就我國傳統的古典戲劇來觀察，元人雜劇的內容算是較豐富的。根據羅錦堂《現存元人雜劇本事考》的分類，計得八類十六目。這八類中，以社會類中的公案劇和戀愛類中的良賤間之戀愛劇以及仕隱類中的隱居樂道劇最能反映當時人民的遭遇和士大夫的心理。可是劇作者究竟不敢將人民的痛苦呼號和人心的憤恨不平，直截了當的表現出來，因此只好朦朧其事，借古鑑今。他們對於政治社會的不滿，只是希企當代出現像包拯和錢可那樣的清官出來代他們申訴，替他們主持正道，但那到底是望梅止渴而已；於是等而下之的，便

寄望於綠林好漢出來替他們誅惡鋤奸，甚至於只好以冥冥中的鬼神來報應了。文人在當代所受的壓迫所引起的更是曠古所未有的，因此憤懣之情也最為激越，其中以馬致遠的《薦福碑》為最典型的代表。但是他還是不敢直斥當代，不敢以當代的現實事件來編撰。元代的文網尚不繁密，雜劇雖有意反映現實社會，而仍不得不藉歷史和傳統故事以掩人耳目、塞人口實，更何況文字獄頻頻興起的明清兩朝呢？

向歷史及傳說故事取材及因襲改編前人劇作既有上述之優點，且小說與戲劇之文學技巧復有諸多相通之處，如小說之分章相當戲劇之分幕、分場；小說之刻畫人物個性，亦與戲劇所須刻畫者同；而小說之對話與動作即是戲劇中之科介賓白，故劇作者每樂此而不疲。

然小說與戲劇終究係兩種各自獨立之文學形式：

戲劇是一種具體的綜合光和音樂、繪畫的藝術，是以具體的動作聲和光來直接刺激聽者的眼和耳的。小說是一種平面的藝術，用文字和感情來借讀者的眼，傳達於讀者的腦而引起一種感應作用。（蔣祖怡《小說纂要》第一章〈小說的領域及其本質〉）

二者之間既有如許之差異，因之，同一題材演為二種不同之形式時，必經「再創作」之過程，或加枝添葉、或大事鋪張，甚且有翻案補恨者，於文字運用及情節鋪敘上皆必顯示出迥異之情調。且因時代背景不同，作者本身際遇之運轉，甚至常有意外之改動，或發抒個人胸中之塊壘，或顯示當代之思想，劇作者便於如此自由之改編尺度中，騁馳想像。如此，小說因戲曲家之努力而成為最普遍之民間故事，因而延續其生命；戲劇因小說之提供題材而豐富其想像、擴大其資材，彼此相生相得，相互汲取養分，遂為古典文學平添無數之光彩。

中國小說至唐人傳奇始建立完美之短篇小說型構，於我國文學史上綻現極為奇麗之異彩。唐傳奇原為古文運動之附庸，卻由附庸而蔚為大國。它以古文寫作，於描摹人生百態上，雖不若宋之後白話小說之生動鮮活，卻自有其精簡含蓄處。以文學史之眼光視之，唐代古文乃打破六朝駢體之新散文，其結構造辭固取法先秦兩漢，而語氣較之駢文，實更為接近當時口語，此種名為復古，實屬開新之散文，無疑更具小說文字之功能，故宋人洪邁〔註1〕評

〔註1〕洪邁，遵弟，字景廬，自幼過目成誦，博極群書。紹興間中詞科。使金，金

其「小小事情，悽惋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近人鄭西諦以爲「其在我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自遠較蕭李韓柳之散文爲重要。」而周氏《中國小說史略》更舉之爲「唐代特絕之作」，洵非溢美之辭。此人物個性分明、內容悽惋欲絕之晶瑩作品，非但開拓小說之生命，且於後世舞台引起熾烈之回應。周氏《中國小說史略》云：

惟元明人多本其事作雜劇或傳奇，而影響遂及於曲。

如元稹〈鶯鶯傳〉之演爲董解元《搗彈西廂》、王實甫之《北西廂》及李日華、陸采之《南西廂》；陳鴻《長恨歌傳》之演爲元白仁甫之《梧桐雨》、清洪昇之《長昇殿》；蔣防〈霍小玉傳〉演爲明湯顯祖之《紫簫記》與《紫釵記》；李堯佐《柳氏傳》之演爲元鍾嗣成之《寄情韓翊章台柳》、明張四維《章台柳》、明吳大震之《練囊記》；白行簡〈李娃傳〉之演爲元高文秀《鄭元和風雪打瓦罐》、又爲元石君寶《李亞仙花酒曲江池》、又爲明鄭若庸《繡襦記》及近人俞大綱先生之《新繡襦記》等，皆爲戲劇向唐人小說取材之實證。小說中之人物如李亞仙、霍小玉、崔鶯鶯等，經後世戲曲家生花妙筆之點染，遂活現於廣大觀眾之耳邊目前，而成爲民間最熟悉之精神夥伴。

傳奇文深受碑傳文體之影響，產生許多以人物爲主題之小說，下面討論之〈柳毅〉即爲此種典型。〈柳毅〉敘落第書生爲龍女傳書，後乃結爲婚姻事。元代雜劇復有《張生煮海》，溯其淵源，似亦自〈柳毅〉文脫出，一寫洞庭龍女，一敘東海龍女，皆關涉龍女與人類之戀情。<sup>〔註2〕</sup>清人李笠翁爲之作合，演爲《蜃中樓》，其間歷經宋、元、明、清作者之敷衍潤色，其結構、情節、人物……已和原作單純、浪漫之面目大相逕庭。此中之層累進程及傳承關係即爲本文之重心所在。

後世戲曲家取柳毅傳爲題材者，略有如下數篇：

---

人令改陪臣二字，邁執不可，爲金人多方困辱，卒遣還。諡文敏，有《史記法語》、《南朝史精語》、《經子法語》、《容齋隨筆》、續筆至五筆、《夷堅志》等書。

〔註2〕周楫《西湖二集》卷二三〈蓬萊芝仙正赴瑤池大會之入話取張生煮海故事〉云：「……卻又想道，他在龍宮，怎生飛的去，適纔心慌撩亂，不曾問得個細的。俺與他有塵凡之隔，水陸之分，畢竟怎麼緣故，方纔渡得到龍宮，與他相會，就如當日柳毅傳書到洞庭去，要尋大橘樹叩三下，方纔進得洞庭宮殿，俺不曾問得瓊蓮小姐進龍宮之方，怎生是好，難道俺承他這般美意，與了信物，好撇了這頭親事不成！」將張生故事與柳毅傳書事相提比併，益見二者關係之密切。

- 一、《柳毅傳書》 金·諸宮調（已佚）
- 二、《柳毅大聖樂》 宋·雜劇（已佚）
- 三、《柳毅洞庭龍女》 元·南戲（已佚）
- 四、《洞庭湖柳毅傳書》 元·尚仲賢作 雜劇
- 五、《橋浦記》 明·許自昌作 傳奇
- 六、《龍綃記》 明·黃維楫作 傳奇（已佚）
- 七、《蜃中樓》 清·李漁作 傳奇
- 八、《乘龍佳話》 清·何鏞作 雜劇
- 九、《乘龍會》 清·皮黃
- 十、《龍女牧羊》 清·皮黃

除已佚者四本及不得見者《乘龍會》、《龍女牧羊》二齣外，計得四劇。合《張生煮海》，得五本，統併研討，名為《柳毅傳書與張生煮海研究》。



## 第二章 探本溯源

人類與生俱來就有接受故事與傳播故事的本能和慾望。因此，我國自古有言：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

所謂「造」，就是根據時代背景，將街談巷語、道聽塗說的人物情節加以增添或刪減，揉合作者個人的智慧與心血，並憑藉文采敷衍而成。所以，小說的發展乃由神化而人化、由口語而筆錄、由短篇而鉅製，這種嬗變軌跡，可以說中外一同。

我國口語文學，至宋代平話而登峰造極。〈柳毅傳〉的作者雖云李朝威，但文後云：

蝦常以是事告於人世。

可知，這應當是當時吳楚地方流傳的民間故事，經過後人的文辭潤飾，到李朝威才筆錄成文。因此，溯其淵源，遠者可與古代神話相接連，近者可與印度文學相融合。

本章即擬自此兩點加以探討，首節剖析其與其他中國水神故事之相互影響，次節詳述印度文學之影響。至於張生煮海之事，出典雖不詳，然《輟耕錄》卷二十五所載院本名目有其篇名，據青木正兒推測，似亦出於唐、宋間之小說（王吉廬譯《中國近世戲曲史》第十章「崑曲極盛時代之戲曲」）故在此一併加以考釋。

### 第一節 我國水神故事之影響

#### 一、傳 書

在這個故事中，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傳書」。類似傳書的記載，首見於

《史記》卷六〈始皇本紀〉：

三十六年……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壁遮使者曰：「爲吾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壁去，使者奉壁具以聞。始皇默默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壁，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壁也。

明年，始皇果然駕崩。這是敘寫山鬼豫知始皇命運的神話，沒有傳書，只有傳話，另外，就是傳了一塊壁。同樣的故事再見於《搜神記》卷四時，已有若干增益：

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鄭容從關東來，將入函關，西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疑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問鄭容曰：「安之？」答曰：「之咸陽。」車上人曰：「吾華山使也。願託一牘書，致鎬池君所。子之咸陽，道過鎬池，見一大梓，有文石，取款梓，當有應者，即以書與之。」容如其言，以石款梓樹，果有人來取書。明年，祖龍死。〔註1〕

同樣預言祖龍將死，較之前述《史記》所載，《搜神記》非但有使者名鄭容的增益，而且《史記》中〈持壁遺鎬池君〉的記載也敷衍爲傳書鎬池。另外，對傳書方法也有明載，由水神故事的歷史發展觀之，這一小段可以說正是〈柳毅傳〉故事的雛型。

《水經注》卷三十八也有傳書的故事：

晉中朝時，中宿縣人有使者至洛。事訖，將還，忽有一人寄其書云：「吾家在觀岐前，石間懸膝，即其處也。但叩膝，自當有人取之。」使者謹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書，並延入水府，衣不霑濡。言此似不近情，然造化之中，無所不有，穆滿西遊，與河宗論寶，以此推之，亦爲類矣！

和上述鄭容故事相較，則《水經注》這段記載又更進一步，不但代爲傳書，而且使者還被水神延入水府，似乎又更接近〈柳毅傳〉了。而同類故事見於

〔註1〕李白《古風》五十九篇之三十一：「鄭容西入關，行行未能已，白馬華山君，相逢平原里，壁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就是綜合《史記》、《搜神記》、及《搜神後記》桃花源三事，也可見詩人受稗史的影響。

《南越志》中又附會了其他要素：

屋宇精麗，飲食鮮香，言語接對，無異世間也。〔註2〕

對龍宮的內部情形：建築、飲食、言語接對，已有簡要的說明，比起〈柳毅傳〉中龍宮建築的鋪敘〔註3〕、龍族人情的描摹〔註4〕固然顯得素樸，但規模粗具，已不容置疑，較之《水經注》則又進一層。

《搜神記》卷四還有胡母班的故事，寫泰山人胡母班代泰山府君傳書給他的女婿河伯，傳書方法是：

適河中流，便叩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

胡母班依計行事，果然有一女僕出來，請他去謁見河伯。河伯大設酒食，詞旨殷勤。臨去，還命令左右取青絲履送給胡母班，以答謝他遠道致書。大部分的情節和前面所說大抵相祖述，但是，自龍宮取餽贈品而回則是前述各文所沒有的，因此，又與〈柳毅傳〉更為近似了。〔註5〕

前此各文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人類要進入另一個世界層次，都得經過一個特殊的手續，這是因為水神所主宰的世界與現實世界不同的緣故。《晉書》六十七〈溫嶠傳〉及《異苑》卷七都載有溫嶠燭水族的事：

晉溫嶠至牛渚磯，聞水底有音樂之聲。水深不可測，傳言下多怪物，乃燃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幘。其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隔，何意相照耶？」嶠甚惡之，未幾卒。〔註6〕

既然是幽明道隔，則相異世界之間的交通，自然有賴於特殊的手續及有力的媒介。到冥界的媒介最普遍的是「夢」，如〈枕中記〉、〈南柯太守傳〉等；而到水族世界最常見的手續是藉著叩樹、舟、橋等，鄭容取文石來叩梓、中宿

〔註2〕 見《太平廣記》卷二九一引〈觀亭江神〉。

〔註3〕 關於龍宮的建築，〈柳毅傳〉中記載，計有靈虛殿、玄珠閣、凝光殿、凝碧宮、清光閣、潛景殿等，臺閣相向、門戶萬千，奇草珍木，無所不有。靈虛殿尤其豪華：「柱以白璧，砌以青玉，床以珊瑚，簾以水精，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可謂美不勝收。

〔註4〕 洞庭龍女受難消息傳入宮中，左右皆流涕，書入內宮，更是哭聲一片。而洞庭龍王為愛女而以袖掩面哭泣，叔父錢塘君憤而擘青天而飛去，龍母為女兒痛心……在在都流露出濃郁的人情味。

〔註5〕 柳毅所得餽贈品甚多：「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燭。……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于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

〔註6〕 見《太平廣記》卷二九四引〈異苑〉。

縣使者叩膝、胡母班叩舟呼青衣、柳毅解帶三叩橘樹等都是，而媒介則是「書信」。李復言《續玄怪錄》卷三另有〈蘇州客〉一文，寫洛陽劉貫詞代龍子蔡霞傳書渭橋下的龍母，也經過「合眼叩橋柱」的手續。

與〈柳毅傳〉故事最爲接近的，是《廣異記》中的〈三衛〉：

開元初，有三衛，自京還青州。至華嶽廟前，見青衣婢衣服故惡，云白雲娘子欲見。因引前行，遇見一婦人，年十六七，容色慘悴，曰：己非人，華嶽第三新婦，夫婿極惡。家在北海，三年無書信，以此尤爲嶽子所薄。聞君遠還，欲以尺素仰累，若能爲達家君，當有厚報。遂以書付之。其人亦信士也，問北海於何所送之。婦人云：海池上第二樹，但扣之，當有應者，言訖訣去。及至北海，如言送書。扣樹畢，忽見朱門在樹下，有人從門中受事。人以書付之入。頃之出云：大王請客入。隨行百餘步後，入一門，有朱衣人長丈餘，左右侍女數千百人。坐畢乃曰：三年不得女書。讀書大怒曰：奴輩敢爾。乃傳召左右虞侯，須臾而至。悉長丈餘，巨頭大鼻，狀貌可惡，令調兵五萬，至十五日乃西伐華山，無令不勝。二人受教走出，乃謂三衛曰：無以上報，命左右取絹二疋贈使者。三衛不說，心怨二疋之少也，持別，朱衣人曰：兩絹得二萬貫方可賣，慎無賤賣與人也。三衛既出，欲驗其事。復往華陰，至十五日既暮，遙見東方黑氣如蓋，稍稍西行，雷震雷掣，聲聞百里。須臾，華山大風折樹，自西吹雲，雲樹益壯。直至華山，雷火喧薄，遍山涸赤，久之方罷。及明，山色焦黑，三衛乃入京賣絹。買者聞求二萬，莫不嗤駭，以爲狂人。後數日，有白馬丈夫來買，直還二萬，不復躊躇。其錢先已鑲在西市，三衛因問買所用。丈夫曰：公以渭川神嫁女，用此贈遺。天下唯北海絹最佳，方欲令人往市。聞君賣北海絹，故來爾。三衛得錢，數月貨易畢。東還青土，復至華陰，復見前時青衣云：娘子故來謝恩。便見青蓋犢車，自山而下，左右從者十餘輩，既至下車，亦是前時女郎。容服炳煥，流目清眇，迥不可識。三衛拜，乃言曰：蒙君厚恩，遠報父母，自關戰之後，恩情頗深，但愧無可仰報爾。然三郎以君達書故，移怒於君，今將五百兵於潼關相候，君若往，必爲所害。可且還京，不久大駕東幸，鬼神懼鼓車，君若坐於鼓車，則無慮也。言訖不見，三衛大懼，即時還京。後數十日，